

服務三軍 飛航管制（一）

· 江天錚 ·

投效空軍——體格不符

嚮往翱翔天空的神勇，迫不及待於高二下以同等學歷，至臺北空軍招生辦事處隨到隨辦的體檢，第一關眯著眼、眼睛對著視力檢查機的小孔，警官問道：「缺口的方向？」，本人回道：「那有缺口？」，就此斷送了成為飛行員的美夢！

民國五十五年二月一日與其他十三位同學榮獲民航局錄取，至空中交通管制處（今之飛航服務總臺——下文均為當年之職稱、單位）報到，開始四〇年又十五天，此生唯一的職業生涯——飛航管制員。

名字犯沖？

借用空軍喻志攻教官的臉書留言，介紹筆者名字與職業的衝突——只是誇獎有愧承受：

「江大哥好樣兒的！是標準的只做事，不官僚的企業管理優秀人才！記得我在參觀臺北區管中心時，您的自我介紹非常風趣，讓我們留下深刻印象！您是這樣說的，從名字來說，最不合適幹這個工作（引導管制空中飛航），因為「錚」的含意是金屬相

互敲擊發出的聲音，「天錚」意思就是天空中金屬相互敲擊造成聲響，在封建時代，怎麼可能會被飛行管制單位任用！哈哈哈哈哈！真幽默！」

越戰中的飛航管制

當年越戰正熾，美軍不但借用我國多座空軍基地外，並將臺中公館機場擴大、增建，更名為清泉崗基地（Ching-Chuan-Kang Air Force Base，CCKAFB，國際民航組織代碼：RCMO），期間美軍各型戰鬥、偵照、運輸、轟炸及空運部隊，不斷由國外交替短期駐防，並以兩臺貨櫃車型的「雷達近場管制——Radar Approach Control（RAPCON）」執行六千呎以下機場航空器之管制，管制員以美軍為主、我國空軍為輔。

西元一九六四年詹森接任美國總統，欲增加兵力盡早結束戰爭，最多時投入七〇萬大軍，並自關島派遣B-52重轟炸機每日密集轟炸北越，往返均由CCK起飛KC-135至恆春至東京灣之間（Gulf of Tonkin位於大陸南海西北部分沿陸封閉式海灣，為中國與



美軍駐臺中清泉崗基地時期各單位隊徽。

越南的海上分界）完成空中加油。途經香港與馬尼拉飛航情報區，但他們均不願干預與支援，僅空出FL220至240（約同二萬一千至二萬四千呎）供自由穿越，而臺北與西貢間，則在航路中間點Sandy交接。民國六十四年四月三〇日西貢淪陷，他們管制員由熱線呼叫我們，最後告知：「God bless us！」

臺中近場管制臺

空軍總部與民航局協議，依照國際民航組織與美國聯邦航空總署之原則，由民航局購置電腦自動化的雷達裝備，以取代在臺南基地塔臺上之人工近場臺，並於民國七〇年一月一日清泉崗基地成立「臺中近場臺」，接替由美軍遺留下的CCK RAPCON（Radar Approach Control）。

雷定國將軍於民國六十九年八月



王止戈老師時任聯隊作戰組副組長，後升任作戰部中將副司令，本圖為王老師與F-104座機合影。

升任清泉崗基地聯隊長，聯隊作戰組副組長王止戈（後升任作戰司令部中將副司令退役）陪同近場臺同仁拜見，雷將軍直言：「三聯隊以二倍音速F-104戰鬥機作業為主，而我們傳承美軍之作業與雷達管制裝備，民航局接管後如何能配合我們軍事作業的要求？」

筆者立刻據實報告：「民航局為籌備接管事宜，已有兩年的規劃、進駐及重疊管制訓練，除選派優秀管制員外並加強貴聯隊程序、特性之各項作業訓練，例如……」（筆者當場背出一大段作業程序），又因美軍遺留的



清泉崗清泉崗基地F-104型機裝備陳列英姿。

真空管雷達已停產，我們將以全晶體、電腦系統，在管制螢幕上除顯示航空器目標外，尚否航空器識別（機號或呼號）、高度、速度以及特別狀況，緊急／無線電失效／被劫持等。」雷將軍即趨前與筆者握手：「相信你們的管制服務必能達成飛安要求！」後又加了一句：「我們在總部開會常見面！」長官擔心是必要的。

不會喊口令

臺中近場臺啟用典禮借用三聯隊



當年的臺中近場臺成立典禮合影留念，筆者位於第二排右起第五位。

會議室舉行，邀請軍、民航空長官及主管五十餘位，筆者徵求王副組長止戈（組長深造中）於主持長官入場時代行軍禮，止戈兄以四川話拒絕：「哥子，今天布置會場、搬桌椅、備茶水我都幹，但是，今天你的場子，這個非自己來不可！」

於是筆者即進入貴賓室，向左副局長報告上情，蔣天恩將軍正步出洗手間關切的問道：「老師、是否有什麼問題？」

左副局長莞爾的笑道：「死老百姓、不會喊口令……」將前情告知，



王止戈老師與同袍於炸射比賽合影（左至右李作復、高培德、李天羽、王止戈）。

「老師、那當然好啦！」
當兩位長官步入會場，筆者輕聲細語的：「請起立！」兩位長官一齊揮手：「請坐下！」猶憶筆者在屏東基地戰航管巡迴講解時，聯隊長將進入時，擴音系統尚未架妥，官兵忙得一頭汗，我即告知：「沒關係，不用麥克風，我嗓門大！」屏東南北場兩百多人呢！

軍民交流密切

王止戈副組長邀請民航局同仁到他府上用餐，巷口小店的啤酒已售罄，陳樂山在他臥房中搜出一瓶陳高，軍民一心齊喊：「誰找到誰喝光！」

筆者代為解圍、大家分享同時乾盡。誰知第二天樂山竟怪我：「不讓我醉，衛生麻將三贏我獨輸！」

聯隊與近場臺有活動均相互邀約，飛行員也經常駕車至近場臺討論問題。新竹二聯隊曾在CCF作F-16交換訓練，不幸有位飛行員在新竹大霧中進場時失事，臺北近場臺值班女同仁也自CCF輪調回來而相識，雖責不在她，卻悲痛不已，這非男女之別，而是革命的感情！

電信傳輸的進步，民航局將機場塔臺外之航管單位，分別集中在桃園與高雄兩地，成立北、南兩個「飛航服務園區」，遠離軍事機場，管制服務雖不變，但感情交流減少了！

投入畢生唯一的職業——飛航管制員四〇年又十五天，有幸經歷經濟繁榮、交通發達，更見證飛航管制軍民之默契、協調與合作，保障空中與地面的飛航安全。筆者尚有甘苦之談，留待下回分解。

【註釋】Approach Control直譯應為進場管制，但離場也在管制之列，故筆者均以機場附近服務範圍之事實而定名之。在美國民航管制近場臺為Terminal Radar Control (TRACON)，空軍近場管制臺則稱Radar Approach Control (RAPCON)。

記榮民魂

· 林益彰 ·

那片剝落的聲響
仍笑歡著青春的悼文
始終以宇宙的胸脯
站在曠野般的段落
築構浩繁風雪裡
晨曦似的磚瓦
既然命定的漂流滾滾奔來
就讓隨風搖曳著，搖曳著
或許便能找到據點的辭彙
就讓漂流的斑斕來吞嚥吧
讓傷懷來暢飲冷冰冰的失眠
殘火的戰役燙久了
盡當沐浴所徜徉的篇章
此刻口述的關心你不如帶回去
花瓣露輝似的言語留在這
行了行了都行了
什麼都不用不必再說
或許你我誰誰誰
已非彼時熠熠焰火的喧騰
是否被當成違章建築都罷了
榮譽也毋須特地測量拉皮
眼前這夢囈膠著的老屋
此刻便是誰與誰的擁抱
那退除役後的禮物
早已成為沙啞輝映的光燦